

竹田直定
編次

小學句讀集疏

五

125.46

Sy998TA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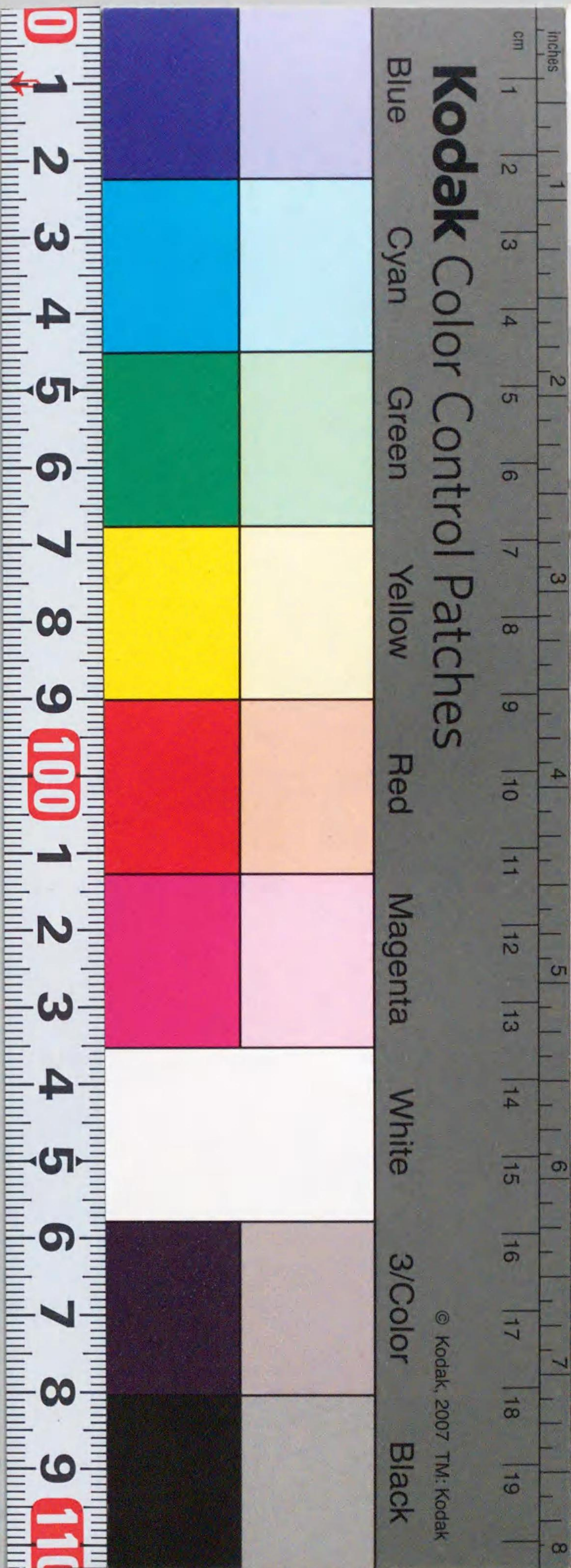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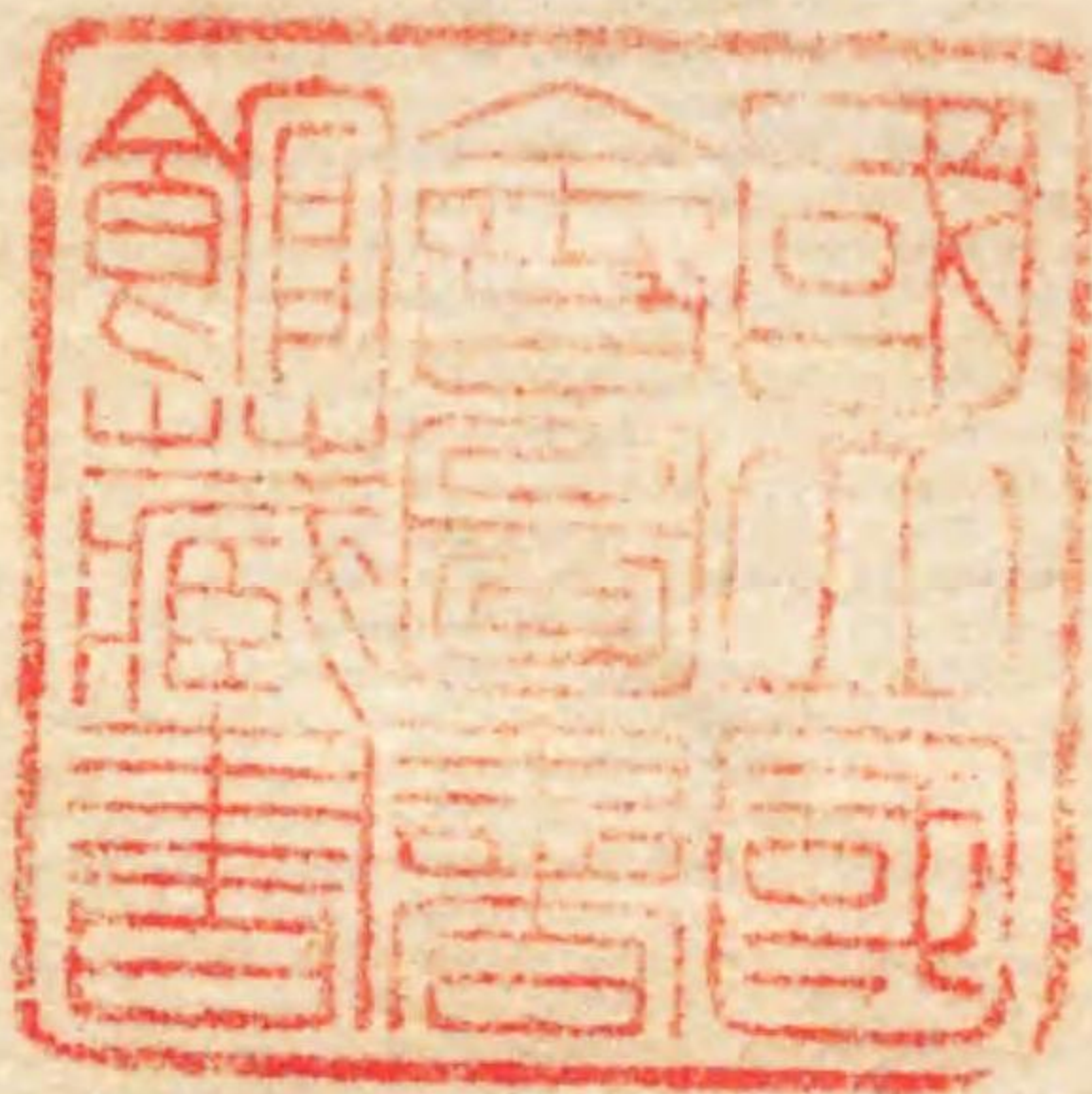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560770

C 12



小學句讀集疏卷之五

益軒貝原先生鑒定

竹田定直編次

稽古第四

註

稽考也考虞夏商周聖賢已行之迹以證

疏

稽古二字出堯典又

微子之命曰稽古崇德象賢又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註證前篇立教明倫敬身之言章句曰三者有所徵於古而非妄也○觀瀾三宅氏曰考古人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註

朱子曰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

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人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解於

用也○力○疏○滕文公上○蒙引曰言必稱堯舜者每言堯舜盡性之事以實之見人皆可以為堯舜也其言曰舜為法於

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此則可憂也憂之如

何如舜而已矣

註

其指孟子也朱子曰法者人倫而已鄉人鄉里之常人也

疏

離婁下○章句曰法人倫之法則也○合

壁曰大舜能盡人倫之至為法則於天下○朱子曰我撫往行實前言述猶未免為鄉人此便是知耻知耻則進學不得不勇

此篇使讀者有所興起註撫音尺行去聲○撫猶采也實猶證也興起謂感動奮發而為善也疏益軒

曰往行即上註所謂虞夏商周聖賢已行之迹也前言即立教明倫敬身三篇所載之言也○許氏曰載三代時聖人賢者已行之迹其綱目亦有三立教明倫敬身用此事

迹以實前言

太任文王之母摯任氏之中女也王季娶以為妃註任音壬摯音至中音仲○

太尊稱任姓文王周國之君摯疏列女傳○海虞吳氏曰後生文王故國人尊稱國名中女次女王季文王之父

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

聽淫聲口不出教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

為周宗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註娠音身教音傲○端正純一誠實莊

娠也始受命曰宗太任性行既美又能胎教故文王之生明無不照聖無不通教之以一即能識百後為周家始受命之君也此撫太任之行以實首篇胎教之言後皆

放此然或詳或略未必盡疏海虞吳氏曰蓋太任天性備此四德故見於躬行者同讀者宜求其大意焉

教一識百所謂即始而見終也不必拘定一件百件○本註曰宗謂有德有功為百世不移之廟○章句曰此一章替古之胎教也○合璧曰此言太任之行端一誠莊實堪母儀天下○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

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為

賈術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

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註少去聲賈音古街音炫

軻孟子名舍居也踊躍哭狀築埋葬事坐而賈曰賈疏列女傳○踊躍章句曰古

行而賈曰術徙遷也俎豆禮器揖讓進退禮容也疏人哭必踊送葬者以足踏

地踊躍而哭○俎豆禮記祭器註俎以牲盛牲體者毛萇曰木曰豆豆薦菹醢○衷

旨曰孟母三遷即擇里而居之意夫子曰里仁為美云云所居三變而嬉戲凡三變

中人之性當作何如孟子幼時問東家殺豬何為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

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猪肉以食之註啖音談食音似○啖食也欲啖汝戲答之也適猶

母不以欺誑之便以聖賢望軻大卒成大儒也母教之功大矣○章句曰母教孟子以禮以信有養正聖功之意○定直據東萊呂氏云人多謂孟母能示子以信不知買肉以實其言所以為誑也母當直以前言為誑而語之乃買肉以成其誑本是一誑却成兩誑大抵所以陷於小人者多因要實前言蓋實前言三字最是入小人之徑路蓋孟母之心一出於正假是過舉亦是仁者之過不是小人文過之比矣東萊論孟母可謂以過刻也然其言亦可謂正大矣故竊謂教子者不可無孟母之心而又不不可不知東萊之論也柳

子厚亦嘗於桐葉封弟辨之既長就學遂成大儒註長上聲○趙氏曰孟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通五

經著書七篇命世亞聖之大才也疏父教以母教於幼時故先言母教

成之時故後言父○章句曰此一章明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為子師及幼子常示母誨之意註師孔子之孫子思定直按句讀蓋據列女傳而高史記曰孟軻驕人也愛

業於子思之門人朱子曰索隱云王助以人為衍字而趙子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後儒又謂師子思固非而受業其門人亦非也見

焦氏筆乘詳談採餘等書○命世孟子公孫丑○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

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註鯉孔子之

朱子曰事理通達而疏論語季子○圖解曰庭堂前之地又曰所尊在上過之必

心氣和平故能言趨又曰詩是詩經學詩學禮學問其當得乎與否非至是

始訓以詩禮又曰未也言其未得非必全然不學○註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輔氏

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註朱子曰品節詳明而疏品節詳明德性堅定輔氏曰禮有三千三百之且其序截然而不可亂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為教恭儉莊敬使人不淫不懼故學之者德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事莫之惑德性堅定則固守而物莫之搖此其所以能立○蒙引曰禮三千三百之禮學禮不比學詩須是一一都習過故德性堅定即所謂立禮禮豈是讀

是讀○孔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註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空言即其至近之地而疏論語陽貨直解曰昔周文王與其后妃俱有聖德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修身齊家以念于國中又使周公治陝以西召公治陝以東由是風化自北而南遠被于江漢之域故詩入咏歌其事周南之詩自關雎以下言文王后妃闈門之化行南國者也召南之詩自鵲巢以下言南國諸侯夫人與大夫之妻皆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也孔子教其子伯魚說汝嘗學夫周南召南之詩矣乎蓋周南召南兩篇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于人倫日用最為切要學者須把這兩篇詩誦誦玩味身體力行乃為有益人若不學周南召南則無以正性情篤倫理身且不知修家且不知齊矣安望其能經邦而濟世化民而移俗哉譬如正對著牆面站立的一般咫尺之地隔礙障蔽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矣况其遠者米甚哉二南之切于人不可以不學也○翼註曰為字不止口耳誦習便會於心

小經集疏 卷之五 稽古

體於身猶正牆面而立馬氏曰如向牆而立○書周官曰不學牆面○存疑曰正牆面立正面對牆而立也正牆面倒用耳○章句曰此章明與詩立禮之意而論前章○註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講述曰一物無所見言知有所蔽一步不可行言行有所礙

右立教章凡四

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註 嚚音銀○蔡氏曰

號驕慢也克能也諧和也烝進也入治也格至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

至於大為姦惡也疏 書堯典○烝烝正義曰進之於善○曾鞏曰烝如烝之浮二字舜之工夫在此烝烝者有重灌之意○又曰烝烝如乾之炁物烝烝之工間斷不能熟物火已不歇則自然烝以至於熟○定直按正義及曾鞏並以烝烝屬舜說與句讀異○益軒先生曰進進自治此瞽瞍之事實舜之德使之然也○書經講義曰舜處頑嚚之間非可以諫爭回父母之心非可以言語諭父母于道加之傲桀又豈可以聲音笑貌得其歡心但舜業業日致其孝故彼烝烝而漸化于善至誠充積之效也○朱子曰父子有親有相愛底亦有不相愛底有相愛深底亦有相愛淺底此便是命然在我有薄處便當勉強以致其厚在彼有薄處吾當致厚感化得他亦厚如瞽瞍之頑舜便能使烝烝不格姦○註心不至為嚚出左氏僖公二十四年傳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註 平號

聲旻音民共音恭○萬章孟子弟子朱子曰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闕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怨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之也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疏 萬章上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集註曰事見虞書大禹謨○史耳非怨父母也疏 記曰自從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為庶人舜父瞽瞍而舜母死

瞽瞍更娶妻而生象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又曰窮蟬父曰帝顓頊○史記屈原傳夫天者人之始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曾不呼天也○怨慕蒙引曰怨者怨已之不得乎親也二字相因連○存疑曰怨是怨已慕是慕親故曰怨已之不

得乎親而思慕之怨已之不得乎親者已之不得乎親必已有罪以致之以是自然也所謂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是也思慕是思慕乎親必欲得之不是思慕欲得親此有分辨不可錯看了○姚承菴曰大舜一生孝心孟子只括以怨慕二字慕言

此孟子代舜之語二我字作舜之自言○存疑曰我竭力耕田亦惟供為子職而已矣今父母之不我愛必是子職有未盡不然此物奚宜至此哉此其怨慕之意也○翼

註曰我竭力耕田不過供為子職之常而已此外未盡道者甚多父母之不我愛必為子職而已吾事畢矣若夫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亦且奈之何哉此正是怨然而無愁孝子之心不若是也○定直按翼註最為親切但不過常職及此外等語似贅蓋我竭力二句只是自述欲為孝之事實而已存疑較平穩○集註曰舜惟恐不順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衷直曰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獨不我愛耳故曰我竭力曰于我何哉都從我上尋討正見孝子之心○直解曰惟其責

已之誠敬親之至所以終能感格親心而成萬世之大孝也○註仁覆閔下謂之是
天○爾雅釋天曰春為蒼天暑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註曰旻猶愍疏曰索詩
傳曰仁覆閔下則稱旻天又曰言其以仁慈之恩覆閔在下旻閔也又曰毛
公此傳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自責不知云云蒙引曰註自責字即怨也 帝使

其子九男一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
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

所歸註 為去聲○朱子曰帝竟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
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
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疏 圖解曰百官是備人供役者牛羊倉廩是備
物供祭祀奉養者也○直解曰舜以匹夫之
微一旦而享富貴尊榮之極宜何其樂者乃惟不得順於父母之故其戚戚皇皇
就如窮人無所歸的一般蓋以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而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畎
畝之中字彙曰田中溝廣尺深尺曰畎六畝為一畝○提綱曰畎畝之中四字亦不
開畊稼之夫被非常之寵正見得人情所易動處○胥天下蒙引曰胥相視也謂與
之共視乎天下而遂移以與之也緒言曰或曰胥註云相視也與詩聿來胥宇於胥
斯原胥字義同又爾雅胥皆也胥天下而遷之作一句讀言堯將舉天下而禪於舜
也或云始使之為君禪以天下將胥字遷字分作二事看割裂句讀今正之○如窮
人無所歸胡氏曰六字譬喻最形容得○註史記云云五帝本紀之文○史記註聚
謂村落也周禮郊野注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 天下之士

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廣雅曰聚居也漢書音義云少於鄉曰聚

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

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

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

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註 好妻並如字○朱子曰孟子推舜之心如此
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疏 益軒先生曰憂即如窮人無歸之憂○直解曰孟子承
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上文說舜起試畝之中而處富貴尊榮之極乃其怨慕
迫切如窮人無歸者何哉蓋親親為重則視外物為輕見可憂之在此則不見可樂
之在彼耳又曰夫父母未順則天下無可解之憂父母既順則天下無可加之樂舜
之所以怨慕者如此聖人純孝之心非孟子其孰能知之○圖解曰富貴好色人悅
是身外之物父母却是所從出者得外物而父母不順其心亦何忍安然享之乎是
以惟順於父母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
方可以解憂

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

予於大舜見之矣註 少好並去聲○朱子曰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
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
得衆人之所欲為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予於大舜見之矣註 少好並去聲○朱子曰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
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
得衆人之所欲為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疏

益軒先生曰借常情以贊舜明倫篇曾子曰孝衰於妻子是有妻子則因慕
妻子而孝衰也○講述曰人少一句是指言人之本心下三句皆是移此心以
他慕所謂因物有遷失其本心也終身慕只是本心到老不改人至五十則少艾妻
子事君俱已經歷過不過此以往情欲漸消此時猶慕則終身慕可知○直解曰少
年慕父母非難也惟年至衰老而不異幼冲之日則始終一節所以為難○衷旨曰
慕君之人原不知有君求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門豈有不能慕父母而能事君者乎
○翼注曰仕則慕此不過功名富貴之流若移孝為忠又當別論○圖解曰專心功
名而忘愛親○直解曰不得於君而遭際不偶便躁急心熱汲汲求用而此心又溺
於功名得失之際○存疑曰怨慕兩字相因方未得乎親之時則怨慕兩字俱當用
及既得乎親之時只當用慕字故孟子之告萬章始則曰怨慕終則曰慕○示蒙句
解云此章於明倫實父子之親尤至矣蓋大舜初不得父母之愛終由孝誠之感應
得瞽瞍底豫凡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大孝之至莫
踰於大舜矣○註艾美好也集註曰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楚詞見九
歌大司命戰國策見趙孝成王篇○非聖人之盡性云云雙峰饒氏曰如孝便十分
孝弟便十分弟忠便十分忠皆盡性

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

註

楊子名雄西漢人自知不足者舜雖已順其親而其心常若不足也愛日

者惜此日之易過懼後日之

疏

法言至孝篇○定直嘗聞諸益軒先生曰楊子自知無多而不得久事其親也

謂舜是大不孝人瞽瞍是大慈愛人亦此意故自以為不孝者纔是孝子然未足以為至孝及必以為大不孝即大孝○司馬氏曰不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故孝子欲養惟日不足○定直按王安石詩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黃山谷詩曰人生有祿親白頭何能一日無甘饌皆是愛日之意○章句曰此言舜處人倫之變卒能順於父母而其心猶不自足乃孝之大故以為首而起下數節之意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曰三

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

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

註

朝音潮衣去聲豎音樹莫音暮○國君之適子曰世子內庭之小臣曰內豎御直日者疏意曰服通冠履日唯二故內則云命士以上味爽而朝日入而夕朝禮具夕禮簡今三皆曰朝以其禮同也此是聖人之法○長樂陳氏曰文王之為世子聖人之行也世子之記中人之行也聖人之行朝親至於日三中人之行朝親止於日二而已○曲禮全經曰朝父母朝夕二禮文王日三過之也或王季為般諸侯文王為世子般禮則然歟○示蒙句解曰子朝父母晨昏二時不可闕矣然孝奉不限以禮制文王三朝非過也○參補曰曰朝於王季日三便知是親見王季矣下文只解日三故不言及親見蓋方至寢門外即問內豎非止於門外而不入寢也○註國君之適子曰世子方氏曰自諸侯以上之適子然後謂之世子以其得世國故也○內豎之小臣曰內豎本註曰內豎小臣掌通內外之命○曲禮全經曰內豎內庭給使令之小臣也

其有不

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

御直曰者疏意曰內豎內庭之豎內庭之小臣然非一人故必輪為御上直日也

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

應曰諾然後退註履音理上上聲○不安節謂有疾不能循其起居飲食之

進食則察視寒煖之節如飲宜溫羹宜熟之類食畢而徹則疏示蒙句解曰節者

問所食之多寡末猶勿也原再也謂所食之餘不可再進也疏起居飲食常節也

不安者有疾不能順常節也○劉氏曰心有所懼則色形其憂急待其親則履不能

正○曲禮全經曰憂在無暇正容於外也○章句曰復膳飲食如常也○孔氏曰食

上謂獻饌食下謂食畢徹膳而下文王問進食之人其父所膳何食膳宰答畢文王

又命戒膳宰云言在後進食之時皆須新好無得使前進之物而有所再進○本註

曰勿有所再進為其失節臭味惡也○參曰此節至復初分上是問疾之禮下是視

膳之禮復初以前是前節問安中抽出來的○註在察也方氏曰在直察意在之為

察猶存之為省也○定直按如在璿璣玉衡亦作察視之意○飯宜溫云云禮記內

則曰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原再也饒氏曰易原慈

原字皆訓再○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

再飯亦再飯註說音脫養去聲飯音反疏莊氏曰三朝之外冠帶有時而

冠帶以自適飲食或疏或數時其飢飽今志不在於飲食一飯再飯惟親之視不敢

如平時私適其欲○方氏說同○合璧曰文王有疾減食武王心憂亦減食文王病

愈加傷武王憂解亦加食○定直按一飯再飯有二解一解鄭註曰欲知氣力箴藥

所勝本註取之長樂劉氏云以已程其親之食力也此亦與鄭註同意若莊氏及合

璧又一解二解宜兼用而莊氏較穩○又按文王世子本文此節上有武王帥而行

之不敢有加焉二句長樂劉氏曰文王所行世子事王季之禮武王之為太子也循

而行之不敢有加焉蓋聖人之所行莫非盡其性也長樂陳氏云於文王言色憂行

不能正履則武王可知於武王言不說冠帶一飯再飯則文王可知○章句曰此一

章明昏定晨省飲食忠養父母有疾行不翔之意○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

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註夫音扶○周公文王之武王之子武王之弟朱子

通謂之孝也○志者事之未成者也繼則續而或之事者志之已成者也述則循而成之疏中庸十九章○直解曰凡人之孝

惟是武王周公不惟自己盡盡孝親的道理又能推以及人之親禮制大備使人

皆得以盡其孝所以通天下的人都稱他孝而無有間然者豈不謂之達孝矣矣○

周公制禮也。是周公繼先王而制此禮也。奏其樂即祭時所奏之樂也。然即先王之樂不專是周公作的樂也。是周公繼先王而作此樂也。自常情觀之。禮制出於周公。此何與於先王也。殊不知制禮作樂在武王。固有意矣。但未受命而未及為文王。雖未必有是意。然使當是時。必行是事。其意亦可知也。周公但體其意思而制作之。爾故所踐之位即先王之位。所行之禮即先王之禮。所奏之樂即先王之樂。講述曰。位是主祭。助祭等人自群公至百執事。皆立位。次禮是祭中行的。享獻儀文樂是祭中作的。聲歌舞列。這位與禮樂皆先王祭祀所必有者。武王周主祭天子。助祭辟公與侯。位不同。禮用九獻與六獻不同。樂用八佾與六佾不同。然使先王而在。今日其位之所設。禮之所行。樂之所奏。當亦如是。所踐的即先王之位。所行的即先王之禮。所奏的即先王之樂。此就是善繼善述。○說約曰。章句其指先王也。是指文王。若大王王季在所尊尊字內。不存先王內。○張爾公曰。事死事亡二句。不必分居喪葬祭此二句緊承踐其位五句。即指祭而言。○翼註曰。至孝即達孝也。盡于已則至通于天下則達也。○章句曰。此一○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章。明父沒。觀其行及祭祀之意。

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

屬。如將不勝。如恐失之。可謂能子矣。註行去聲。勝音外。奉音捧。屬音竹。淮南子漢淮南王劉安也。奉持執物以進也。能子能盡子道也。餘見明倫。○疏十四高帝十一年封少子長淮南王。文帝六年廢十六年。子安紹封安為人。好書。共賓客。方士。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益軒先生曰。此章與明倫孝子之有深愛章可參看。○海虞吳氏曰。行無專制。謂所行必稟命而

後行也。事無由己。謂凡事不敢專決。身若不勝衣。持身之禮如怯懦。○檀弓下曰。其中退然如不勝衣。鄭註。中身也。退。柔貌。和貌。正義曰。似不勝衣。言容貌之卑退也。○益軒先生曰。若不勝衣。言其立容怯懦。早退。此形容之辭。新序曰。趙武之為人。也。立如不勝衣。晏子六卷。晏子請見景公。曰。寡人有病。不能勝衣冠。以出。見夫子。若不出口。海虞吳氏曰。出言常謹慎也。○明倫註曰。洞洞質殼貌。屬屬專一貌。如將不勝。明倫註。恐不敵。當其重。滿而且將覆墜。○哀旨曰。慕親形狀儼然。一幅孝子圖。○章句曰。此一章明孝子如執玉奉盈意。○京兆李氏曰。前七章論四聖人之孝。三聖人之孝。有有時而不憂。若舜之於親。則無時而不憂也。觀舜之憂。然後知文王武王周公之無憂。觀文王武王周公之無憂。而後知舜之大孝。雖然四聖人者。所處之地不同。而其心未始不同。假使易所居之地。則其所為之迹亦皆然矣。○孟子

曰。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註養去聲。徹音無。復扶又切。○朱子曰。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疏離上。○蒙引曰。必請所與。見在盤殼之餘也。問有餘。必曰有。又所餘在。寵厨未出者也。○定。直接必曰有者。必備而待焉。不是誣其所無。而姑曰有也。○本註曰。養志承順

小學集流 卷之五 稽古

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哀旨曰：單舉將微應對，見古人一飲一食尚然體貼親志，則其餘無苟言無苟動，不必言矣。○蒙引曰：人子養志，其目最多，其體最大，酒食一端特舉。○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註：定直按：可也對不可說，講述曰：不可作，以見例耳。

得尤好，故集註曰：當如曾子不可如曾元。程子又發明餘意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此言最親切，故集註亦取之。王觀濤曰：程註論可字，意精然入孟子口氣，不得須融會。○章句曰：此一章復明飲食忠養及孝子養老不違其志之意。○註：緒言云：本文若字只貼曾子身上說，勉人意在言外。上文若曾子若字就曾子身上說，非謂人若曾子也。則末節若字亦當與上句一樣看。集註亦不是以當如字訓本文。若字註此二句在本文之外，本文云：惟曾子之事親為可。○孔子曰：孝哉閔子

騫，人不問於其父母兄弟之言。○註：問去聲。○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胡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疏：論語先進，胡氏曰：按韓詩外傳，閔子父再娶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嘆而美之。○生二子，繼母獨以蘆花衣子，騫父覺之，欲逐其妻，子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得免逐，其母聞之，待之均平，遂成慈母。今誦其言，諄然惻怛之意，溢於詞表，故內則有以孚其家，外則有以孚於人，自內及外，無有異詞也。○翼註曰：曰說云：父母兄弟猶有私也，人不問則公矣。看來不然，考之閔子處，父母兄弟之變而終致克諧，故父母兄弟稱之而人亦稱之，不必說父母兄弟猶有私也。○定直按：人不問其父母兄弟之言者，註所謂積於中而著於外也。蓋如外人所傳聞，宜不如家人所親見，而其稱之猶家人之言，而不問則其實積於中可

知不必以公私論，翼註說得尤好。大全蒙引：等溺愛蔽私之說，未安。朱註亦無此意。○又按此章諸說紛紜，胡註確不可易，及見緒言，註意尤明白。緒言云：閔子未感格後母之先，父母兄弟不稱其孝，外人亦無緣稱其孝也。必既感格後母之後，父母兄弟稱其孝，而後人稱之，謂其能感後母如此，此事理之顯然易見者。胡註何可易邪？古之處變，莫如舜，然考之于書，烝烝乂，不格姦，瞽瞍允若，而後四岳薦之，可見亦是父母先稱其孝，而後人稱之也。此說明確不可易。○老萊子

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著五色斑斕之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臥地，為小兒啼，弄雜於親側，欲親之喜。○註：著音酌，爛音音付。○老萊子，楚人，五色青黃赤白黑也，仆，僵倒也，雖謂鳥。○疏：高士傳：○姓纂曰：雖吳氏曰：恐父母見子之老而生悲感，故為是以樂其心也。○前漢書註：與孔子同時。○斑斕，小兒之服色。○字彙云：雜色曰斑，爛，爛色不純，又文貌。○表旨曰：七十作嬰兒戲，狀真是孩提愛親，真實念頭，大孝終身慕父母，予於老萊子見之。○或疑老萊子之行近欺詐，不可法，我定直謂：此至誠真實，無一毫之虛偽矣。苟無老萊子之心，則欲假裝亦不得，故其所當法者其心耳。苟無老萊子之心，而強為之，則偽也，不能為親之喜矣。○章句曰：此一○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

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註：瘳音抽。○樂正，姓。子春，名曾子弟子，瘳愈也。○疏：禮記祭義：大戴禮：曾子大孝篇：○

小學書流 卷之五 晉古

人問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

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父母全而生

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

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註

永切○大猶貴也一舉足為頃再舉足為步方氏曰疏善如爾之問海虞吳氏曰

不虧其體者所以全其形不辱其身者所以全其德問○天之至為大方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者生養乎天地之間者人

道最為大孝經言天地之性人為貴泰誓言惟人萬物之靈蓋天以言其道貴以言

其性靈以言其德互相明耳○衷旨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地以水土五穀恩

育萬物惟人得五行之秀圓頭方趾備仁義禮智之德三綱五常之道於萬物之中

惟獨貴耳○天之至全矣馬氏曰天生生者也故曰天之所生地也化者也故曰地

之所養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所以不虧其體立身揚名於後世所以不辱於身弟子

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言得全而歸之也今夫

以一朝之忿忘其身及其親則不思甚耳○定直按樂正子自天地說起者先言其

身之為大而其重係父母所生猶孝經謂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益

軒先生曰全而歸之承上文全而生之而說是若歸之父母一般方氏說謂歸於土

者恐非也○朱子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物已與人皆共以為父母

者也父母生我也四支百體無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斯為不忝於父母天地之

生我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為不負於天地○曲礼全經曰

父母全而生之非獨生其形非以天命之性賦焉子金而歸之非獨全其形也以生

時天命所具之理全於身而還於天地故謂之復命乃為全德之人○觀瀾三宅氏

曰不虧體不辱身並以全身體髮膚之所受而言益可以見其親切意味方氏之說

太費分疏意却索然○定直按觀瀾說極穩妥宜從但諸家分貼形性者雖似疎鑿

亦自無妨然此意只於本文言外員融更佳○註一舉足為頃本註曰頃當為跬○

孔氏曰頃跬也○章句曰頃跬古字同

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

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

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羞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註

道大路也徑小路也游浮水也忿狠怒也由道而不由徑由舟而不由水不敢以先

父母之遺體行履於危路故也已之惡言不出於口故人之忿言不反於身忿言不

反則不辱身疏方氏曰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則念其親於語默之間也道大而徑小故道而不

徑舟安而游危故舟而不游○合璧曰出行之際當從大道之安而不由徑路之險

險阻或於身有患乘舟則安浮水則危故不敢以先父母遺餘之身體而行徑危患

處也○延平周氏曰周官之法禁徑踰者禁川游者而此則曰道而不徑舟而不游

是以知周公之法不特有意於防微而又有以教人之孝也○講義曰不徑不游雖

足之際然後釋淵冰之懼樂正子春門人也矣得而不憂乎○惡言不出於口云云
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程子言箴曰出悖來違○衷旨曰一舉足一出言
俱是極易受虧辱處於此不虧辱可知樂正子此言真有得於戰○伯俞有過
就臨履之訓○章句曰此一章明不登高臨深苟嘗苟笑之意

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俞得罪
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註伯俞姓韓名俞得罪謂他日得
罪也伯俞之泣悲母力之衰取

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
疏說苑建本篇○益軒先生曰是母之所不說非真過○衷旨
曰伯俞之泣即一則以懼之意○記曰父母惡之勞而不怨故曰父母怒

作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註音見
現○故曰以下劉向論疏海虞吳氏曰上者心服已罪而外有可憐之色使親見
也意發於心色見於面疏而生憫也中者內無怨心而外無怒容○示蒙句解云
痛谷已伏其罪則親必哀憐之然不是有意求哀憐此上等也○公明宣學於

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註明公
伯俞之孝當此○章句曰此一章明父母惡之懼而無怨之意

姓宣名曾疏說苑反質篇○益軒先生曰而汝也字彙引左傳曰余而所嫁婦人
子弟子疏之父也又論語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云云朱註而汝也

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

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

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庭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

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

乎註朝音潮叱尺栗切咤丑亞切說音悅懈音戒○夫子謂曾子庭中庭也叱咤
怒聲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朝庭外庭也不毀傷謂不毀傷其下讀書學文

之事孝敬慈力行之事論疏合璧曰叱咤怒詈之聲雖犬馬賤類亦未嘗及言謹
語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疏慎之至也○章句曰不毀傷主於愛人也西山真氏
曰古之君子其以身教也如此豈必諄諄然命之而後謂之教耶○章句曰曾子之

學步步是實故公明宣學之亦惟力行為先而曾子疑其久不讀書也又曰此一
明居處不莊非孝一章之意○觀瀾三宅氏曰此章叱咤不至犬馬者可以徵愛親
敬親之實而應賓客以恭儉臨下而不毀傷者可以徵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

不敢慢於人之實章句說誤○定直按三宅氏說似切而雲鳳亦未必不通然恐俱
涉於牽合凡此章所言只是貴於力行之意而三者孝敬慈耳句讀得穩必作孝
一邊說者以此章在小學列實父子條內也元非本文之正意但章首一句愛敬於
親之事而全章先行後文者亦為弟子之當然則此章自該收入父子條內凡此篇
及善行言實前者不必要屑屑作其條實其條章句間有不免牽合者○熊氏曰
公明宣學曾子不專讀書可謂知為學之本矣然不讀書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

事理之當然，雖欲勉強以篤于行，安能無過差哉？○定直按：公明宣學曾子以人倫日用為要，可見古人之學不在唔呶帖括之間，而其教之者亦固本於躬行實踐。曾子教公明宣，以其不讀書為疑，可見古人之教亦以讀書為先，而其學之者亦固非以民人社稷為學。○觀瀾三宅氏曰：此章可見曾子之學專在躬行孝道，而公明宣所學能得其要，而莫感也。若夫讀書則特餘力所及，以為躬行之資耳，何以先之而為此小學所採之正意，而幼學之所當希慕也。熊氏則論語註妄為穿鑿，不足取也。○定直按：三宅氏說切當，可謂得旨。然貴讀書之意亦不可不知也。○少連大

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註

少夫聲解音懈期音基。○此孔子之言，三日親始死時也，怠惰也，不怠如水漿不入口之類。三月親未葬時也，解倦也，不解如哀至則哭之類。期，周一年也。悲哀如朝夕哭之類。憂謂憂戚憔悴。二子居喪如此，非惟進於中國而且善於禮矣。故孔子稱而表之。○疏 雜記下又家語○馬氏曰：少連大閱之至孝亦不過如此。孔子稱之曰：東夷之子也。蓋非特美其能行是禮，又美其能變是俗也。論語謂柳下惠少連可與下惠為徒，則豈特如孟獻子之流，加於人一等而已哉？○註 親始死時也。言死後三日未殯之間。○水漿不入口見問喪又檀弓上曰：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三月親未葬時也。王制曰：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解倦也。章句曰：厭倦也。○哀至則哭。嘉言註已葬之後三虞已虞之後遇剛且卒哭自是哀至不哭猶朝夕哭。○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 註 見音現。○子臯孔子弟子。

名柴無聲出涕曰泣血。見齒笑也。○疏 檀弓上又家語○子臯史記作子羔論語亦同。○本註曰：泣血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今子臯悲而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也。凡人大笑則露齒本中笑則露齒微笑不見齒既云泣血三年得有微笑者，凡人之情有哀有樂發聲始涕出樂至為大笑今高柴哀至泣血樂至微笑恒能如此餘人不能故為難也。○定直按：孔疏以不見齒為微笑而本註亦用之，然恐近鑿句讀只云見齒笑也似優。○哀音曰：哀親之心極其誠切君子為難在他人則不能如此可知。○參云：按儀禮喪服篇居倚廬哭晝夜無時既虞朝一哭夕一哭既練惟聖室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此節所謂泣血指不當哭時而言未嘗見齒亦謂練外。○方氏曰：經於喪有曰居有曰執有曰為何也蓋以身言之則曰居以禮言之則曰執以事言之則曰。○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為合而言之其實一也。

既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 註

魯人皇皇猶彷徨求謂求其親望望仰思貌從謂從其親。○疏 檀弓下○方氏曰：皇皇感悵意息者待也待其反也皆不忍死其親之至情也。皇言心無所依望望言形無所政此淺深之別也其反而息言葬反而亡于是為甚心與形俱息也息與詩言我心則休同義言其極而不可加故也。○章句曰：皇皇忙然彷徨之貌望望瞻望而思也從隨之去也慨感悵意親始死則失其親矣欲求得其親而不可得故其狀皇皇焉如有所失而求之弗得也既殯則已與親相去遠矣故如有所從而不能及也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謂如追之不及無可奈何暫反而休息以待其來也皆不忍死其親之至情記者形容至此可謂善言德行者矣。○益軒先生曰：如不及其

反而息章句說甚當○疏意曰及既葬而反迎精在途慨悵焉冀親之反如恐已行之速不及親之反而且止息以待之也○定直接疏意更似直遂○章句曰此一章明喪則致其哀之意○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註夫音扶○朱子曰啓開也

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深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覆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

親疏論語泰伯○益軒先生曰此章與前祭義樂正子春之語可參看○蒙引曰疾者病之革也○朱子曰此只是戒謹恐懼常恐失之君子未死之前此心

常恐保不得又曰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啓手足之際方得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持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髮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所以曾子常常恇地戰戰兢兢如履深淵如履薄冰新安陳氏曰述前日常恐難保此身幸今日得以全保此身○合璧曰曾子以守身之孝示門人而傳以戰兢心法不徒

一手足無傷而謂能全不虧體以辱親也○仁山金氏曰戰戰兢兢曾子終身是如此自古聖賢皆然但曾子臨終又說出以示學若爾○蒙引曰觀集註云曾子平日以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又本文云啓予足啓予手又觀夫子嘗語曾子又說好蓋保身工夫亦甚切自有實事如好色以戕生馳騁以殘體縱口腹以致病以及飲酒博奕好勇鬪狠登高臨深一切傷生之事以致疾病忝抗皆不孝也○翼註

曰有疾是將死時啓予二句示以身之能保詩云至免夫推言所以保身小子二字望門人亦保身也保身去孝說○章句曰此一章明行父母之遺體不敢不敬之意孝而至於不虧其體極矣故以終焉○李子曰已上十七章明父子之親○註曾子以臨終如此可謂不違教○范氏曰身體云云新安陳氏曰此推廣餘意○緒言曰可見本文只是說不虧其體然不敢虧其體如此則不敢虧其行可知矣故范氏下一况字乃從本文推言之也○雲峯胡氏曰范氏正恐學者但於曾子不虧其身而已則將有僥倖苟免之意故又特以不虧其行申言之○箕子者紂

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玉杯則

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

也註箕國名子爵也紂之諸父紂疏史記宋微子世家○已下明君臣之義○商王受也御用也振救也益軒先生曰易曰履霜堅冰至箕子深曉

此理者歟紂為淫泆箕子諫紂不聽而囚之入或曰可以去矣箕子

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

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註

洪音逸說音悅佯音羊○淫貪慾泆放蕩如嬖妲己為酒池肉林之類囚拘繫也傳曰囚箕子以為奴彰著也佯詐也操琴曲也疏箕子操箕子所鼓之琴曲

學子集下流

○風俗通義曰其過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菑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懼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註如嬖妲己云云史記殷本紀紂好酒淫樂嬖於婦人妲己妲己之言是從又云以酒為池縣肉為林○泰誓下曰囚於紂正士註正士箕子也

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剖視其心○註

爭去聲竅苦弔切剖音枯○王子比干亦紂諸父辜罪也何辜言無罪而

被虐也○疏合璧曰王國子爵比干名也○有七竅合璧曰微子曰父子有骨

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而不聽則隨而號之入臣

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註屬音竹號平聲○微國名

行所存○疏曲禮曰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不聽則逃孔子曰殷有三仁

馬○註朱子曰三仁之行不同而出於至誠惻隱之德也○疏紂改過而圖存比干之

殺身蓋非不得已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有意於為奴也事勢既爾微子自是只得全身以存先王之祀皆理不得不然者○延平李氏曰三人者各以力量竭力而為之非

有所擇此求仁而得仁也微子義當去箕子囚奴偶不死耳仁只是理初無彼此之辨當理而無私心則仁○朱子曰按史記殷周紀宋世家所記此事先後皆不同惟

殷紀以為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為奴為紂所囚者近是蓋微子

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為重義當早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

為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為悔箕

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已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是微子之去則知已之

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佯狂為奴而不以為辱此可以見三仁之所當

為易地則皆然○李氏曰愚按小學所載三子先後出史記微子世家與史記殷純

論語孔子所說次序皆不同朱子論語或問以殷紀三子先後是又謂夫子所說

以事難易為先後爾今讀小學者當玩味三子之血誠必欲窮其出處先後當以殷

特微子去比干死箕子奴為正○觀瀾三宅氏曰三子之去論語集註及或問詳矣

之故也若父子則不能也○是觀之小學所取史記之說亦言其一偏爾不可斷以

二說為不合○益軒先生曰微子之去所以存宗祀論語集註云微子見紂無道去

之以存祭祀此固微子本意也然與本文所謂人臣三諫而不聽則其義可以去之

則止者也○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

此說得之○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

此義人也扶而去之○註

叩音寇○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叩馬當馬之

前也兵猶殺也太公呂望也夷齊之諫曰以臣殺

君可謂仁乎故太公○疏史記列傳○章句曰叩海虞吳氏曰通作扣說文云率馬

以為義人扶猶擡也○疏也謂以手牽引武王駕車之馬而諫意欲其回車也扶猶

小學書疏卷之五 稽古

拔也○註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其詳見下○扶猶搗小補
韻會尤韻搗手搗也初尤切拘也廣韻或作搗字彙州執持也
武王已平殷亂

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

食之遂餓而死註武王處一時之大權二子疏首陽山馬融曰首陽山在

之中○薇益軒先生曰詩召南草蟲朱傳曰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

之謂之迷蕨胡氏曰疑即莊子所謂迷陽者本草蒙筌三才圖會說與此同陸機毛

詩草木疏薇山菜也葉莖皆似小豆蔓生本草綱目說與此同疑是二物同名但本

邦所產形狀與朱傳說合未見如陸機說者○程子遺書不食周粟不食祿耳○標

題餓死非飢餓不食祿而終其身○章句曰此一章明忠臣不事二君之意註權北

溪陳氏曰權字乃就秤錘上取義秤錘之為物能權輕重以取平經所不及須用權

以通之○柳子厚云權者所以達經者○皇極經世外篇曰孔子既尊夷齊亦與湯武

夷齊仁也湯武義也湯武則可也非湯武則篡○蘇氏曰武王以天義伐商而伯夷

叔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夫子與之何哉夫文武之王非其求而得之也

天下從之雖欲免而不可得紂之存亡不復為損益矣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

先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之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衛靈公與夫人夜坐

聞車聲駢駢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

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

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隋行

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

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註復扶又切蘧音劬為去

國名靈公衛君名元闕君門蘧伯玉衛大夫名瑗下者下車以過也公門亦君門式

說見敬身路大也君馬曰路馬大之也廣敬推廣其敬也昭昭顯明也冥冥隱暗也

忠臣之事君也如事親孝子之事親也如疏列女傳三下公門軾路馬出禮記曲

事天豈以人知而信節人不知而慎行乎疏禮上大路大也君所居曰路寢車馬曰

路馬軾車前橫木也乘車必正立有所敬則撫謂小悅也○章句曰至闕而止蓋下

車緩行故車聲微而不聞也又曰仁則有德而安臣子之為智則明理而知君臣之

義敬於事上則不慢其君豈以闇昧廢禮乎○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

之所不見乎○章句曰此一章明入公門之節之意○註蘧伯玉衛大夫本註曰伯

玉名瑗孔子弟子居衛主其家莊子云伯玉行○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

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
襄子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
報仇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註為之為報之為去聲匕音比仇音求○襄

子名無恤智伯名瑤皆晉大夫飲器或云

飲酒之器或云澆溺之器未詳孰是刑人有罪被刑而執役者以首短劍也其首類也塗則謂以泥塗漫溺廁之墻壁讓之為此謀欲以殺襄子也左右謂襄子之從者

疏

戰國策又史記列傳二十六○茅鹿門曰襄子此言有君人之度○註或云飲酒之器或云澆溺之器○綱目集覽曰索隱曰大宛傳匈奴破月氏以其王頭

為飲器韋昭云飲器押搯也晉灼云虎子屬也按押搯用以盛酒耳非用飲者晉以為澆便器者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襄子漆智伯頭為澆杯故也正義曰劉氏云酒器也每賓會飲之示恨深耳據此說恐非羅壁識遺曰按史韻飲音蔭顏師古引句奴傳以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為證謂飲酒器貴之也且死骨凶穢又惡人頭顱豈俎豆所宜乎澆便釋蓋似之萬見春亦晉釋○正誤曰漢書匈奴傳云單于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然則酒器是也若澆便器則不可盛血飲矣○章句曰飲器飲酒之器也每會賓客用之亦服強暴呂氏春秋曰襄子擊智伯斷其頭以為觴是也說苑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後殺智伯漆其首為飲器蓋襄子怨智伯以酒灌己之首故以其頭為觴飲酒報之耳○定直按飲器之解紛紛不決姑舉諸說備考而已初非大義所關不必要深辨○曰首短劍也集覽曰曰首劉向說苑曰尺八短劍也韻會曰首通俗文云劍屬其頭類也短而便讓又漆身用又考工記註曰首劍身長三尺重二斤二兩也所以用取飯晉禪

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為此者將

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

註癩音賴啞倚下切為之

癩為啞而行乞欲人不識得以殺襄子也識謂識其形容一說謂識其志意在於報仇趙孟即襄子顧猶反也為所欲為謂殺襄子委質猶屈膝也即致身之意也

疏

索隱曰漆有毒近之多患瘡種若癩病然○戰國策曰漆身為癩滅眉去鬚以變其音○圓機活法曰豫讓吞炭為瘡考異曰福州山有出炭者音昔似炭土形食之令人聲啞因其炭字與炭字相似以炭作炭誤矣食炭則不為啞○委質章句曰委

致其身以事人也○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策名委質註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服虔註云古者始事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為臣示必死節於其君○林堯叟註曰質身體也屈膝而君事之謂之委質○觀瀾三宅氏曰世或有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之語為疑者云如此則讓之節要名于後世爾非出至誠也殊不知忠槩之餘發為是言益足以見其烈也

註

讓之死舍生取義也真可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矣

疏

史記曰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襄子嘆曰嗟乎豫子寡人赦子亦足乃使兵圍之讓請襄子

之衣拔劍三躍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而自殺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胡氏曰君子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為利祿而效忠則其忠必不盡使智伯有後而豫子為之報仇其心未可知也智伯無後矣而讓也不忘國士之遇以死許之至再三而愈篤則無所為而為之者其可謂義士矣然襄子知其如此而終殺之何以為人臣之勸哉

○王孫賈事齊閔

卷之五

王王出走賈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去而勉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

女尚何歸註走去聲女音汝○王孫姓賈名齊大夫閔王名池燕疏戰國策

○標題齊閔王田氏名池宣王辟疆之子○史記閔作潞潞音閔燕樂殺破齊潞王

出亡之衛去走鄒魯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潞王淖齒遂殺潞王於莒

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八○合璧曰王孫賈之母能以忠節教其子以勤玉倚

門倚閭而望真能以母子至情感激其君臣之大義○定直按王孫賈之母告賈先

以倚門倚閭之至情母之於子平日所瞻望如此而今賈不知王之所任而歸則非

我所望其言之痛切令千歲之下聞之足以緊歎况於為子而承命者乎○註王

孫姓賈名孔子時有衛大夫王孫賈者時世各異非一人○管王孫賈乃入市

國名○閔補註曰門一家之門閔二十五家一巷之都門也

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齒者袒右市人從之者四

百人與誅淖齒刺而殺之註淖音鬧袒音但刺音戚○淖姓齒名疏合

璧曰以母之訓乃往治兵於市中○標題曰閔王之子法章變姓名逃為傭既殺淖齒

莒人及齊亡臣求閔王子立之法章自言乃得立是為襄王○章句曰與誅淖齒先

與之約也後得淖齒乃刺而殺之○合璧曰忠義之心人人皆有但不激則不奮賈

一呼眾應豈臨時所能強致○哀旨曰賈遵母命刺殺淖齒忠與孝兩全之矣○章

句曰此一章亦明忠臣不事二君之意○李氏曰已上五章明君臣之義

○白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

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間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文

公以為下軍大夫註使去聲耨乃豆切饁音葉○白季晉大夫名晉臣文公

則心存心存則理得故敬為德之聚修己可以安百姓故曰德以治民出門如賓承

事如祭敬也以是為則而持守之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下軍大夫官名

疏左傳傳公三十三年○海虞吳氏曰冀晉邑缺姓卻○敬相待如賓合璧曰雖

君子無敢慢之心於此盡露矣○敬德之聚陳氏曰此心存則萬理森然於中古人

謂敬德之聚也正如此○西山真氏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詩書言敬之外惟

此為最的○合璧曰今卻缺敬妻如賓可謂有德○哀旨曰堯舜以來相傳之意齊

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無不從敬之一字中來敬之時義大哉○德以治民即為政以

德意○用之合璧曰任用之以治下民○出門如賓海虞吳氏曰出門云蓋古有

上中下上軍上大夫任之中軍中大夫任之下軍下大夫

任之○章句曰此一章明士昏禮醮子送女言敬之意○公父文伯之母

季康子之從祖叔一無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

小學集流

闕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

註 父音甫。從去聲。闕音委。闕音。役別必列。切。公。父。文。伯。魯。

大夫名。歌其母敬姜也。李康子亦魯大夫名。肥往謂往而見之。闕開

疏 國語魯語。也。闕門限也。敬姜不踰闕而出。康子不踰闕而入。故曰皆不踰闕。

從祖叔母謂祖父昆弟之妻無叔字者非也。○鄭氏曰。傳曰。婦人迎送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是也。○章句曰。此一章明男女有別之意。○定直按。此通上章。並明男女有別之意。章句以上章為明送女言敬之意者。恐近牽強。○**註** 其母敬姜也。敬姜事見本篇下文。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博達知禮。見古列女傳。

衛共姜者。衛世子共伯之妻也。共伯蚤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

而嫁之。共姜不許。作柏舟之詩。以死自誓。

註 共音恭。○衛國名。姜齊。姓歸共伯。故曰共姜。夫。

死不嫁。義也。奪謂奪其守義之志。柏舟

疏 詩。邶風。柏舟。小序。○標題共伯。僖公。世。子名餘。為弟。所攻而死於僖公之墓。

因葬其傍。衛人謚曰共伯。即衛成公。○詩正義曰。共伯。僖侯世子名餘。共謚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范氏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註** 故曰共姜。○**疏** 文曰。婦人從夫。謚。○之。死。夫。廢。他。朱子曰。之。至。矢。誓。廢。無。雖。至。於。死。誓。無。他。心。○蔡人妻。宋人之女也。既

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

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彼無大

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

註 其母女之母也。醮而無醮。醮曰醮。蓋。指夫。大故。謂惡逆。遣逐也。○**疏** 列女傳。○章句曰。與之醮。猶言與之齊也。○禮記曰。婦人自稱曰妾。猶從也。○**疏** 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章句曰。此一章明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意。又曰。以上夫婦之別。○**註** 醮而無醮。醮本。曰。醮而無醮。醮曰醮。皆禮。贊者三醮。塔婦而自醮。塔婦不與之醮也。○京兆李氏曰。主醮。賈曰。獻賈。答。主曰。醮。主復。答。賈曰。醮。醮。也。醮。同。少。飲。也。○萬章問曰。象曰。以殺舜為事。立為天

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仁人之於弟也。不藏

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

註 朱子曰。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

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宿其怒。○饒氏曰。仁人之於弟。雖有怒。亦不藏之。雖有怨。亦不留之。少間心便釋然。孟子曰。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疏** 萬章上。○狐白曰。這一章。見舜待弟盡親愛之仁。○講述曰。或者不知以為放也。○存疑曰。仁人之於弟。雖可怒而不怒。雖可怨而不怨。直是無怒。怒不可謂雖有怒而不藏。雖有怨而不宿。其謂不藏不宿者。特因後來為天子不復追念象前日欲殺已之事故。謂不藏不宿耳。此蒙引說。○講述曰。怒不平也。怨懷恨也。○蒙引曰。怨深於怒。以一可怒之事。積之則為怨也。○狐白曰。放且。不為。况誅之乎。○孟子曰。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註** 孟子曰。云云。講述曰。親愛屬富貴。不是互言。親對疎。愛對怨。貴賤異。則勢分。縣隔。定疎之也。故親欲其貴。其身

逸樂不恤弟之困苦是忍之也故愛欲其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

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

逃之國人立其中子註中音仲○孤竹國名朱子曰伯夷

疏史記列傳弟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也

竹國名按索隱成湯所封孤竹故城在遼西支縣○史記索隱曰孤竹君夷齊之父

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謚也○琅琊代醉五伯夷父

也學者觀聖賢待兄弟之道如大舜不以象之將殺已為怨而忘親愛之心則怨之

小者當如何利莫大得國觀夷齊之相讓則區區土田金帛何足校大舜夷齊亦人

而已爾均是人也聖賢之於親親若是其厚而我乃甘心以薄自處不亦甚可愧乎

○章句曰此一章言長幼○註朱子曰云云張子曰叔齊之讓伯夷以為伯夷之長

當立無兄弟之義而何以為國乎伯夷之不受國以為叔齊之立父命也無父子之

義而何以為國乎二人者寧去國而存此義

○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

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

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

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

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間田而退天下聞而歸之者四十餘

國註芮儒遂切蓋音合○虞芮皆國名西伯

疏詩大雅綿篇毛氏傳又家語說苑文各小異○綿篇曰虞芮質

厥成文王躡其生○章句曰此一章言朋友相讓○嘉言句讀曰讓路若少避長輕

避重之類讓畔謂有界畔不相侵奪○詩疏曰入其邑謂入城中○王制曰道路男

子由右女子由左又曰頌白者不提挈註曰謂小者代乏○士讓為大夫詩正義曰

將選大夫為卿則各以尊爵相讓也○建安熊氏曰古者任官必推其人才可以為

卿則為卿才止於大夫者不敢居卿之位可以為大夫則為大夫才止於士者不敢

居大夫之位無躁競之風有避讓之實○史記周本紀虞芮人未見西伯皆慙而謂

曰吾所爭周人所取何往為我取辱耳遂還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標題

曰虞在陝州平陸縣芮在同州馮翊縣詩傳云平陸縣有間原即虞芮所讓間田處

陝州亦有芮城縣乃春秋時芮伯萬所居非文王時芮○益軒先生曰間田之間集

長故曰○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

西伯註朱子曰按計技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

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註朱子曰校計技也友馬氏以為顏

窮不見物我之疏論語泰伯○蒙引曰以己之能問人之不能以己之多能問人

有問故能如此之寡能其有也不自以為有而若無然多其實也不自以為實

而若虛然人若以非禮犯之我本直而曲在彼也己亦安然受之怡不與較曲直昔

者吾友蓋常服行於此矣○狐白曰至于人之有犯忘其曲之在人而直之在我怡

者吾友蓋常服行於此矣○狐白曰至于人之有犯忘其曲之在人而直之在我怡

不與之拔焉。○四書語錄曰：上二句就學問上說，下二句就器量上說。○講述曰：是顏子已死，曾子追思之言。又曰：從事言其能為此事，非謂其用功於此也。○章句曰：此一章言朋友相愛而相愛。○定直接章句說好問不能問，寡相資也。不投相愛也。曾子追思亦相愛也。全章都謙虛不矜人，仁愛能容物，交友之道莫善焉。於我亦為大有益。○註馬氏名融，字季長，東漢人，著論語註。○知義理之無窮云云，存疑曰：以能問不能問四句，是惟知義理之無窮，欲求盡天下之理也。犯而不校，是心胸闊大，能容得人，橫逆之來，安受之而不與校也。○新安陳氏曰：知義理之無窮，該以能至若虛不見物，我之有間，謂犯而不較。○觀瀾三宅氏曰：此章言顏子之接人，不矜己善而務取彼能，至謙而能容也。此小學所取之正意爾。○孔子曰：晏平仲善讀引，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者，不免過高。○孔子曰：晏平仲善

與人交久而敬之。註：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而敬，所以為善。○疏：公冶長。○直解：習狎而怠忽矣，怠忽則必生嫌隙，嫌隙既生，則交不能全矣。○勉齋黃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可不敬乎？攝以威儀相觀，以善一有不敬，則失朋友之道矣。唯其久而敬也，則愈久而愈親，拍肩執袂，以為氣合，酒食遊戲，相徵逐，以為生死不相背負，未有能全交者也。夫子美平仲之善交友之道，盡於此矣。○存疑曰：凡交初則敬，久則玩，此恒情也。久而能敬，人情所難，故夫子稱之。○張子曰：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註名嬰，徐氏筆精，晏嬰，諡平仲，朱注未詳。

右明倫註 凡三十一章李氏曰：首十七章明父子之親，次五章明君臣之義，次四章明夫婦之別，次三章明長幼之序，末二章明朋友之交。李氏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註：惡色，非禮之色。○疏：萬章章句曰：言敬也。○蒙引曰：聲色說得廣，不止女色。○淫樂。○合璧曰：伯夷視聽必出于善。○附註曰：此章即實前篇姦聲亂色，不留聰明，夫耳不可使之不聞，目不可使之不見，但不可有欲視欲聽之心在他。○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註：女音汝，澹音談。○子游，孔子弟子，姓名偃，朱子曰：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案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又曰：焉爾乎三字，是語助辭，聖人之言寬緩而不迫。○疏：論語雅也，得人是得箇邑中好人，与之往來議論以為心身德業之助。○集註曰：揚氏曰：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少，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章句曰：此一章言心術通上章而言。○註：魯下邑，講述曰：武城，魯下邑，是魯君管下之邑，非三家之私邑也。○飲射讀法：南康胡氏曰：飲謂鄉飲，周禮鄉大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曲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且族師於月吉，問胥於既比，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為邑宰者亦然。

友之疏 定直接末五章前二章明長幼之序，後三章明朋友之交。李氏以前三章為明長幼之序，後二章為明朋友之交，偶然悞爾。

大學集疏 卷之五 十一

也其他則凡涉于公家者皆是也○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論語子路篇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蒙引曰註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兩句皆說出外來意該得廣○胡氏曰言其動必以正則非但於行路而已言其有以自守則非但不私謁而已故又以可知可見言因小以明大因兩端以見其全體○高柴自見孔子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衛輒之難

出而門閉或曰此有徑子羔曰吾聞之君子不徑曰此有竇子羔曰吾聞之君子不竇有問使者至門啓而出註聲折音哲難去

聲間如字○啓謂開穴而出蟄虫之藏者方長謂艸木也輒衛君之名難謂輒必兵拒父時也竇孔穴也有間少頃也不踐影故人之至不殺不折愛物之至不徑不竇守身之至朱子曰不徑不竇無事時可也若有寇盜疏家語弟子行及致思篇○患難如何守此以殘其軀觀聖人微服過宋可見也

孔子之影敬之至也啓蟄蟲胎卵之時長謂艸木發生也○饒氏曰註不履孔子影其說拘凡与人行即不履其影是敬人之至○章句曰啓蟄蟲之藏於冬者至春間而出也方長艸木初生也家語王肅註春分當發蟄蟲啓戶成出於此時不殺生也春夏生長養時艸木不折○衛輒之難已下見致思篇○門衛城門也○章句曰竇牆之缺也○朱子曰衛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慶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事見左傳定公十四年哀公二年及史記衛世家○章句曰此一章言威儀○註聖人微服過宋孟子萬章上云孔子不說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朱子曰微服是著那下賤衣服又云子羔也是守得定

若更學到變通處儘好正緣他學有未盡處○觀欄三宅氏曰此章言古人之持身居起動止皆考於禮雖處急遽變難而不敢苟也如是豈非幼子之所當則哉朱子更進一步而說非小學正意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註三妻聲復音福○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諱又名适字子容朱子曰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過故孔子以兄子妻之

疏論語先進朱子曰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一日三復蓋不徒吟咏其言而且沈潛其義○翼註曰三復只是屢誦非必一日三次之謂妻之者取其賢非為其榮妻子保妻子○註居南宮史記索隱曰南容是孟僖子之子居南宮因姓焉○不可為朱傳曰玉之玷缺尚可磨鑿使平言語一失莫能救之○所以不廢論語公治長篇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朱子曰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講述曰不廢免禍即粘謹言說所謂言足以興默足以容是也○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也未有易其言而能謹

○子路無宿諾註朱子曰宿留也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

疏論語顏淵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句曰此一章復言心術通前章而言○示蒙

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註衣去聲縕音溫絡音鶴與平聲○朱子曰縕者壞也縕泉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

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

疏

論語子罕旁訓曰非實事

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本註曰立並立也恥謂愧其不如○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南軒張氏曰此不可作細事看惟不忽卑近而實用力於斯者乃知其未易耳○**註**縕泉著云云勿軒熊氏曰縕泉著出記王藻云縕為縕縕為縕鄭云衣有著之稱縕今之新綿縕今之縕及舊絮疏好者為縕惡者為絮朱子云縕謂夾衣有綿在胎底○趙氏曰泉著則雜用泉麻以著袍也如今麻苧筋類可置之夾襖中者○正韻縕似狐善睡○圖解狐貉其毛深可為裘

○鄭子臧出奔宋好聚鵠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

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

也夫**註**

好惡並去聲鵠音聿哀音中其音記稱去聲○鄭宋皆國名子臧鄭伯之子鵠翠鳥聚鵠冠者聚其羽以為冠也哀正也詩曹風侯人之篇其

疏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杜云子臧子華之弟也十六年鄭殺子華故出奔○又曰聚鵠冠非法之服也○鄭伯合璧曰鄭伯即其父文公也○君子曰合

璧曰當時君子斷之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蓋軒先生曰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以是觀之聖賢之訓服在言行之先蓋服者身之表心術之所先見也可不慎而正之矣今人有服之不衷者往往不顧保其終若為士者之服甚過鄙俗及縕服垢穢者且過華飾而做藻繪濃艷炫耀於人且者皆不稱其身也凡服色之為繪漆成者務要雅素而不粗俗雖少年之人亦當如是而況於老成人乎○詩曰

彼其之子云云章句曰彼其之子猶言彼人○益軒先生曰此非刺子臧之詩唯引用而已○定直按此詩本刺小人服君子之服以非其所宜服故曰不稱其服子臧之服非法所不宜服亦可謂不稱其服也○合璧曰○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歌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嘆曰魯其亡

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邪**註**

朝音潮歌昌六切亡如字○績緝麻也○文伯名主主母也童子指文伯國將

亡則任非人文伯富貴而驕故

疏

國語魯語○朝其母合璧曰朝見其母敬美○敬姜嘆而責之亦善謀國矣○**疏**猶績乎合璧曰何不妄享富貴○使童子備官

合璧曰使汝備官之子備數在官○未之聞邪益軒先生曰之字謂可自勞之理下文詳之○困學記文十云叔文相嘗三年有馬千駟今母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棄之已母曰吾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紉必有淫佚之行好學為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居吾

語女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

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註**

讀去聲女音汝瘠音寂嚮音向

○居者喻之使止也滌勤勞逸安逸淫淫蕩沃肥饒瘠瘦薄也
善心生則嚮義矣惡心生則不材矣不材由於淫嚮義由於勞
○又曰勞逸之分界甚微而善惡之相去甚遠○不材合璧曰不賢也○章句曰不材以木之朽惡不成材喻人之不能成人○益軒先生曰肥地之人財足食給故

逸也。多○合璧曰。以其富而淫也。淫則忘善。故多不材。○莫不稱義。合璧曰。以其貧而勞也。○註。居者至止也。定直接居。只是坐陳註恐鑿。是故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緹。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蒸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註。紘。丁坎切。紘音宏。緹音廷。去聲。辟音關。○玄。黑色。紵。冠之垂前後者。紘。纓之無綫者。緹。冕之上覆者。內子。卿之妻。命婦。大夫之妻。列士。元士。庶士。下士。庶士以下則庶人也。自公侯至士。庶之妻。所織以漸而加者。以貴賤為勞逸之差也。冬祭曰祫。績功愆過。辟罪也。春祭社之時。則供其農桑之事。冬祭廟之時。則獻其五穀布帛之功。男耕女織。各效其績。逸而有過。則治以罪也。古之制。通貴賤言之。○疏。家語正論解文大同小異。○純。小補韻會。純。冕冠塞耳者。詩葛覃註。紘。織言之。○五采。○合璧曰。古入上下皆勞動。至於王后親自織玄紵。以獻於王。○純。本註曰。紘。纓之無綫者。從下而上不結。○字彙。冠冕之繫以組為之。自領下屈而屬於兩旁之笄。垂餘者為纓。○緹。冠上前後垂覆。○為大帶。合璧曰。卿之妻。比公侯之夫人。又加織大帶。不言加者。互文以見也。○成。祭服合璧曰。大夫之妻。不特織緹。大帶。全成其夫之祭服。○社而賦事。云云。本註曰。社。春分祭社也。冬祭曰祫。○合璧曰。賦。與也。至春日祭社之時。則各賦之以農桑之事。○哀。旨曰。自王后以至士庶人之妻。莫不勤勞。以其真言已之績。為有合于古制。○註。纓之無綫者。按紘者。纓之餘。纓者冠之系。○吾莫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

是承君之官。予懼穆伯之絕嗣也。○註。冀欲也。而爾皆汝也。修猶飭也。廢胡何也。君謂魯君也。居位而苟求安逸。敗亡之道也。故敬姜懼穆伯之絕嗣。文伯曠於禮。敬姜語之。皆凜凜有法度。其愛而知勞之者。與。○疏。章句曰。敬

朝夕修飾已而告已。以無墜其父之業也。○懼。穆伯之絕嗣也。合璧曰。淫逸者必亡。○哀。旨曰。絕嗣者深痛之辭。○熊氏曰。此條吾余敬姜自謂。童子而爾。皆指公父。文伯先人謂季氏。君謂魯公。穆文謚伯。字孔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章句曰。此一章言衣服通前衣。故緹。絕章而言。○愛而知勞之。論語憲問。愛之能勿勞乎。

○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註。簞。音丹。食音似。樂音洛。○回。孔子弟子。姓顏。字

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疏。論語雅也。簞。以竹編之。圓器。○狐白曰。以一

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疏。竹。孟盛飯。以飽。殼盛湯而飲。○又曰。陋巷。甚

言居處之陋。○程子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

章句曰。此一章言飲食。○定。直按本章主意。只取簞食瓢飲。不為心累。以實飲食之

節而已。如其樂之說。則宜於論語講求之。○觀瀾三宅氏曰。定直之說。甚得小學正意。凡小學所載詩書之語。聖賢之行。皆當依此說而觀也。

右敬身註。凡九章。李氏曰。首三章言心術。次二章言威儀。次三章言衣服。末章言飲食。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其娣戴嬀生

是承君之官。予懼穆伯之絕嗣也。○註。冀欲也。而爾皆汝也。修猶飭也。廢胡何也。君謂魯君也。居位而苟求安逸。敗亡之道也。故敬姜懼穆伯之絕嗣。文伯曠於禮。敬姜語之。皆凜凜有法度。其愛而知勞之者。與。○疏。章句曰。敬

朝夕修飾已而告已。以無墜其父之業也。○懼。穆伯之絕嗣也。合璧曰。淫逸者必亡。○哀。旨曰。絕嗣者深痛之辭。○熊氏曰。此條吾余敬姜自謂。童子而爾。皆指公父。文伯先人謂季氏。君謂魯公。穆文謚伯。字孔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章句曰。此一章言衣服通前衣。故緹。絕章而言。○愛而知勞之。論語憲問。愛之能勿勞乎。

○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註。簞。音丹。食音似。樂音洛。○回。孔子弟子。姓顏。字

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疏。論語雅也。簞。以竹編之。圓器。○狐白曰。以一

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疏。竹。孟盛飯。以飽。殼盛湯而飲。○又曰。陋巷。甚

言居處之陋。○程子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

章句曰。此一章言飲食。○定。直按本章主意。只取簞食瓢飲。不為心累。以實飲食之

節而已。如其樂之說。則宜於論語講求之。○觀瀾三宅氏曰。定直之說。甚得小學正意。凡小學所載詩書之語。聖賢之行。皆當依此說而觀也。

右敬身註。凡九章。李氏曰。首三章言心術。次二章言威儀。次三章言衣服。末章言飲食。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其娣戴嬀生

是承君之官。予懼穆伯之絕嗣也。○註。冀欲也。而爾皆汝也。修猶飭也。廢胡何也。君謂魯君也。居位而苟求安逸。敗亡之道也。故敬姜懼穆伯之絕嗣。文伯曠於禮。敬姜語之。皆凜凜有法度。其愛而知勞之者。與。○疏。章句曰。敬

朝夕修飾已而告已。以無墜其父之業也。○懼。穆伯之絕嗣也。合璧曰。淫逸者必亡。○哀。旨曰。絕嗣者深痛之辭。○熊氏曰。此條吾余敬姜自謂。童子而爾。皆指公父。文伯先人謂季氏。君謂魯公。穆文謚伯。字孔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章句曰。此一章言衣服通前衣。故緹。絕章而言。○愛而知勞之。論語憲問。愛之能勿勞乎。

○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註。簞。音丹。食音似。樂音洛。○回。孔子弟子。姓顏。字

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疏。論語雅也。簞。以竹編之。圓器。○狐白曰。以一

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疏。竹。孟盛飯。以飽。殼盛湯而飲。○又曰。陋巷。甚

言居處之陋。○程子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

章句曰。此一章言飲食。○定。直按本章主意。只取簞食瓢飲。不為心累。以實飲食之

節而已。如其樂之說。則宜於論語講求之。○觀瀾三宅氏曰。定直之說。甚得小學正意。凡小學所載詩書之語。聖賢之行。皆當依此說而觀也。

右敬身註。凡九章。李氏曰。首三章言心術。次二章言威儀。次三章言衣服。末章言飲食。

桓公莊姜以為己子註

弟音弟，媯音圭。○衛齊皆國名，莊公衛君名，揚東宮太子宮得臣太子名，姜齊姓，媯陳姓，莊公再娶于陳，莊戴皆謚也，媯女弟。

疏左傳隱公三年○熊氏曰：按衛世家有兩莊公，武公之子，揚立為莊公，蒯聩亦謚莊公，此莊公乃武公子，生桓公。

詩小序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者也。左傳杜註：碩人詩義取莊姜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答，終以無子，國人憂之。○益軒先生曰：按左傳無子之下，有又娶于陳，曰厲媯，生孝伯，早死，十二字，今小學書逸之，註文亦不明。○定直按：章句曰：媯陳姓，莊公再娶于陳，曰厲媯，戴媯其媯也，其義為明。○莊姜以為己子，史記衛世家

莊公令夫人齊媯，子之立為太子，索隱子之謂養之為子也，齊女即莊姜也。○莊姜齊女，姜姓，從大謚，故曰莊姜。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註

聲○嬖人，幸妾也。疏○况于反。

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註

疏○驕音驕，淫音淫，泆音逸。○石碻，衛大夫，方道也，義方即六順，納猶實也，邪即六逆，驕矜高奢，侈肆淫貪，恣佚放蕩，自由也，寵祿過盛則驕奢淫泆而陷。

疏○孔氏曰：驕謂恃己陵物，奢謂夸矜，淫謂嗜欲過度，泆謂放恣無於邪逆矣。○藝振謂惡逆之事。○真氏曰：石碻之意，蓋謂驕奢淫泆乃邪之所自起，而所以驕奢淫泆者，由寵祿之過也。

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註

夫音扶，下同，矜音軫，解上聲。○降，抑也，憾，恨也，矜，重也。蓋特寵則驕，驕則恣橫，而不能自抑，若強抑之，則恨，恨則思亂，而不能自安自重，此勢也。

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

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註

長以齒言，親猶近也，遠逆以地言，新舊以時言，小大以德言，淫義以道言，淫者邪道義者正道也，妨害也，陵犯也，間離也，破亦害也，義謂使臣以義行，謂行君之義。

疏○章句曰：加猶犯也，淫貪欲也，又曰：臣行奉君命以行也。○合璧曰：以賤妾之子而妨莊姜之貴子，以州吁之少而陵桓公之長，賤妾本遠而間隔莊姜之親，猶以州吁之新寵而間隔舊嫡之定位，以州吁之少而加桓公之太，寵賤妾以及其子，是以淫而破義，此州吁犯六逆也。○定直按：孔氏曰：州吁於逆則少，陵長於順則第不敵，兄六順六逆，因事廣言，非謂州吁犯之也。○句讀於章末，取之所謂因事廣言者，固佳，合璧舉州吁事實作犯六逆者，恐涉穿鑿，然州吁所犯桓公所行不徒長

幼之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註

去上聲。○去猶違也，順即六順，效猶習也，逆即六逆，速召也，言為人君者當務於去禍不可及，召禍也。莊公溺愛嬖人之子，使持寵弄兵而弗

之禁是去順而效逆也，其後州吁殺桓公，為石碻所誅，豈非速禍之明驗乎。孔氏曰：州吁於六逆則少，陵長於六順則第不敵，兄六順六逆，因事廣言，非謂州吁犯之也。○句讀於章末，取之所謂因事廣言者，固佳，合璧舉州吁事實作犯六逆者，恐涉穿鑿，然州吁所犯桓公所行不徒長

疏○召也。

可乎。註

疏○召也。

之禁是去順而效逆也，其後州吁殺桓公，為石碻所誅，豈非速禍之明驗乎。孔氏曰：州吁於六逆則少，陵長於六順則第不敵，兄六順六逆，因事廣言，非謂州吁犯之也。○句讀於章末，取之所謂因事廣言者，固佳，合璧舉州吁事實作犯六逆者，恐涉穿鑿，然州吁所犯桓公所行不徒長

幼之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註

去上聲。○去猶違也，順即六順，效猶習也，逆即六逆，速召也，言為人君者當務於去禍不可及，召禍也。莊公溺愛嬖人之子，使持寵弄兵而弗

之禁是去順而效逆也，其後州吁殺桓公，為石碻所誅，豈非速禍之明驗乎。孔氏曰：州吁於六逆則少，陵長於六順則第不敵，兄六順六逆，因事廣言，非謂州吁犯之也。○句讀於章末，取之所謂因事廣言者，固佳，合璧舉州吁事實作犯六逆者，恐涉穿鑿，然州吁所犯桓公所行不徒長

熊氏曰：速名也。易之震詩之伐木並訓。為。其後州吁弒桓公。熊氏曰：州吁後。弒其君桓公。石碯因桓公母家與陳侯共殺州吁。立桓公母弟晉。晉是為宣公。○

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振于社不敬
註 肅音魯。○劉肅皆謚。秦晉皆國名。祿祭肉也。社。祭土而主陰。凡出兵則宜于社。○**疏** 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晉厲公。名州。肅侯康公。名劉。肅。肅也。○合璧曰：成子即成肅公。劉子即劉康公。子本爵也。○哀旨曰：此而不敬則無敬之時。○**註** 祿祭肉也。本文祿字。左傳作。肅。杜註曰：肅宜社之肉也。盛以肅器。正義曰：周禮掌鬻云：春秋定十四年。歸蜃。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鄭眾云：蜃可以自器。令色白。是盛以蜃器。故曰肅也。○宜于社。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本註曰：宜。出兵祭社之名。○標題。出兵之祭名宜。吉稱也。○字彙宜。祭名。爾雅以。為凶。○**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

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

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註 中者。理之本然也。動作以事言。禮義以理言。威儀以身言。定者。靜而復也。天地之理。人得之。以生。所謂在天為命。在人為性者也。動作禮義威儀。各有當然之則。聖人所以定其性。而便弗失也。能循是則。以養其性。則為福。順乎天而吉也。不能順是則。以敗其性。則取禍。違乎天而凶也。能與不能。亦在乎敬怠之間而已矣。○**疏** 合璧曰：民即人也。天地之中。猶言天地之性。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朱子曰：此大本之中也。只是恰好處。劉康公論人受中以生。其義甚精。○真氏曰：劉氏之所謂中。即成湯所謂降衷之衷。是所謂天

命之性也。人之動作威儀。非可以強為也。天地有自然之中。而人得之。以生。故動作有動作之則。禮義有禮義之則。威儀有威儀之則。皆天命一定而不可違者也。能循其則。順天地之命者也。故曰：養之以福。不能循其則者。逆天也。命者也。故曰：敗以取禍。然所謂能與不能者。豈有他哉。亦曰：敬與不敬而已矣。又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凡動作禮義威儀。皆有自然之準。則過之非中也。不及亦非中也。所以然者。以其有定命也。命出於天。一定而不可易。雖欲違之。得乎。動作以身言。禮義以理言。威儀以著於外者言。○正義曰：命者。教命之意。若有所稟受之辭。○觀瀾三宅氏曰：定猶立也。句讀則太極圖說以靜而復解之太誤。○章句曰：禮謂動作之節。文義謂動作之合宜。威謂動作之有威。可畏。儀謂動作之有儀。可象也。能不能。猶言賢不肖也。○哀旨曰：禮與生俱來。有須臾離之不可不敬。是無禮也。是失其所。以生矣。故下文取禍。福字伴說。○呂氏曰：福本自有。故曰：養福自外來。故曰：取。○家語辨物篇。邾隱子朝于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執玉卑。其容俯。註：玉所以聘于主也。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將有死。云云。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必以亡矣。云云。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半夏五月公薨。又邾子出奔。○爾至取禍。益軒先生曰：大禹謨。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伊訓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周子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皆是之謂也。○**註** 在天為命。云云。程子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又曰：天所賦為命。物所命為性。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敦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

在執膳。戎有受脰。神之太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命之性也。人之動作威儀。非可以強為也。天地有自然之中。而人得之。以生。故動作有動作之則。禮義有禮義之則。威儀有威儀之則。皆天命一定而不可違者也。能循其則。順天地之命者也。故曰：養之以福。不能循其則者。逆天也。命者也。故曰：敗以取禍。然所謂能與不能者。豈有他哉。亦曰：敬與不敬而已矣。又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凡動作禮義威儀。皆有自然之準。則過之非中也。不及亦非中也。所以然者。以其有定命也。命出於天。一定而不可易。雖欲違之。得乎。動作以身言。禮義以理言。威儀以著於外者言。○正義曰：命者。教命之意。若有所稟受之辭。○觀瀾三宅氏曰：定猶立也。句讀則太極圖說以靜而復解之太誤。○章句曰：禮謂動作之節。文義謂動作之合宜。威謂動作之有威。可畏。儀謂動作之有儀。可象也。能不能。猶言賢不肖也。○哀旨曰：禮與生俱來。有須臾離之不可不敬。是無禮也。是失其所。以生矣。故下文取禍。福字伴說。○呂氏曰：福本自有。故曰：養福自外來。故曰：取。○家語辨物篇。邾隱子朝于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執玉卑。其容俯。註：玉所以聘于主也。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將有死。云云。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必以亡矣。云云。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半夏五月公薨。又邾子出奔。○爾至取禍。益軒先生曰：大禹謨。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伊訓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周子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皆是之謂也。○**註** 在天為命。云云。程子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又曰：天所賦為命。物所命為性。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敦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

在執膳。戎有受脰。神之太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集正
卷之五
二十五

註 膳音煩○君子小人以位言之敦加厚也篤實而加厚焉亦敬也養神謂奉祭

守業謂務農戎兵戎膳祭肉執膳受服皆交神之節情謂受服不敬反還也

君子敬以奉祭小人敬以務農皆養之以福者也成子以君子

而受服不敬有取禍之道故劉子逆知其不反其後果卒于瑕

疏 真氏曰君子勤

守業謂務農君子勤以奉祀小人盡力以務農則可以保其所受之宋而養其自

然之福矣成子君子也而受服不敬故劉子譏之又曰敬之一言乃堯舜禹湯文武

以來傳心之要法春秋之世去聖人未遠名卿賢大夫猶有聞焉呂成公曰劉子之

言乃三代老師宿儒傳道之淵信矣夫○益軒先生曰勤禮即養性定命君子之敬

也○觀瀾三宅氏曰敦篤謂其於田業日益致功也非篤實之云也○哀旨曰小人

邊伴君子說○敬在養神正義曰敬之所施在於養神○又曰宗廟之祭有執膳兵

戎之祭則有受服○大節合璧曰大祀節也○成子惰合璧曰今成子受服怠惰不

敬○章句曰惰謂受服不敬○合璧曰此去必有敗亡之禍其不反還於家者乎○

註 膳祭肉正義曰詩詠祭祀之禮云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又曰旨酒欣欣膳炙芬芬

毛傳云傳火曰燔祭肉有燔而薦者因謂祭肉為燔也○瑕晉地○示蒙句解曰此

章大抵敬身之事而君子勤禮小人守業而致敬於祭祀又說明倫之孝故以入通

論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

其將不免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

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

註 衛楚皆國名衛侯名惡文子衛大夫名佗北宮其姓也時相衛侯在楚令尹楚上卿

執政者名圍免謂免於禍詩大雅抑之篇則法也終謂善終

疏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衛公在楚林堯叟註衛

於衛侯曰之下有令尹似君矣五字林註似君威儀將有他志雖得其志不能終矣

○無威儀林註不敬慎其威儀○不可以終林註不可以善保其終○標題後二年

令尹圍弑郟敖自立改名熊處是為靈王○令尹圍又為子比所殺

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

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

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

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

相固也

註 聞音問○此衛侯問而文子答也令聞長世謂善名久垂於世也是指君臣而言順是以下若父子兄弟內外大小是矣皆如是謂皆有威儀也固者安固不敗也

疏 君有君之威儀云云哀旨曰此雖謂令尹無威儀實有以威儀望其君意○畏而愛之合璧曰畏其威而愛其德○順是以下章句曰順猶言由也○合璧曰從此君臣至士人之威儀皆如此○是以上下云

云合璧曰是以君臣交相敬愛堅固其國家也○林註上下相安堅固如一

衛詩

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

威儀也

註 棣音策○詩邶風柏舟之篇棣棣富而閑習之貌選簡擇也言威儀無一不善不可得而簡擇取舍也此蓋借引以為人皆不可無威儀

耳疏註邶風邶鄘皆衛詩故曰衛詩也○富而閑習輔氏曰富謂富盛也富盛則全備而無欠缺閑習則從容而不生疎○借引云云益軒先生曰文子擇詩

子詩本意異斷章取義也言君臣上下盡有威儀而富盛閑習○哀旨曰引詩言而推其意言威儀之不可不有周詩曰朋友攸攝

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註詩大雅既醉之篇攸

疏定直按此引詩亦斷章取義與詩意不同○本註攝佐也林註亦同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

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

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註舍上聲行去聲樂音洛

舍當斯可愛十者皆威儀也自可畏言曰威自可象言曰儀真氏曰令尹圍專楚國

之政有篡奪之心形諸威儀必有僭福于上者故文子見而知其不終也未幾以篡

被殺果疏在位可畏章句曰在位而正衣冠尊瞻視故可畏○施舍可愛合璧曰

退可為法度○周旋可則合璧曰行步周旋可為準則○容止可觀章句曰容動容

貌也止閑靜之時也○德行可象章句曰行於身之謂行行本於德故曰德行○聲

氣可樂章句曰聲氣若警效戲笑之類○林註聲為律可樂○益軒先生曰可樂者

聞之者不逆耳也○動作有文章章句曰文章二字非止於言語詞章而已聖人盛德蘊

於中而輝光發於外如威儀之中度語言之當理皆文也堯之文思舜之文明孔子

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皆此之謂也六經論語之言文章皆取

其自然形見者後世始以筆墨著述為文與聖賢之所謂文者異矣○以臨其下林

註臨治其在下之人○合璧曰威儀非外假也必由心之齊壯中正以出故大學亦

以赫喧之外蕭子問慄之存○真氏曰自古之論威儀未有若北宮文子之備

者有威而可畏之謂威威非徒事嚴猛而已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夫是

之謂威儀非徒事容飾而已動容周旋莫不中禮夫是之謂儀然君有君之威儀臣

有臣之威儀梁襄王君也望之而不似君非君之威儀令尹圍臣也見之而以君非

臣之威儀也當是時令尹圍專楚國之政有篡奪之心焉故形諸威儀必有僭福于

上者故北宮文子知其不終也未幾以篡得國果不能終當春秋之世聖學之傳未

泯名卿大夫率以威儀觀人蓋威儀者德之表也德有敬慢形諸外者亦然故君子

因其外以規其中見其容止而知其福禍也自在位可畏以下凡十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非盛德積于中安能有此

右通論註

通論立教明倫敬

疏

石洞書院紀聞鏡氏曰衛莊公一條

乃立教以明倫劉康公一條以定命論敬身衛侯北宮文子一條敬慎威儀

論敬身君臣上下至朋友論明倫乃敬身以明倫○定直按通論通論三者

也章句以為未二章並論敬身恐不然鏡氏謂兼論明倫者為優而其

於第二條則只云論敬身恐亦不足示敬也解以為兼論明倫者宜從

